

牧歌（攝影）



格日樂

她為草原定格美

薛星華

近年來，中國內蒙古古脫穎而出了一個年輕的蒙古族女攝影家——格日樂。

與許多多當代蒙古族青年一樣，格日樂從小在城市裡長大，遠離草原，不懂蒙古語、沒有穿過蒙古袍，然而她血管裡流淌着游牧先人的血液，注定了「我和草原有個約定」。是攝影藝術將她帶到了魂牽夢縈的草原，是草原母親將這個蒙古人的女兒擁入了她的懷抱。

二〇〇六年冬季，格日樂隨內蒙古攝影家協會參加首屆錫盟東烏旗冬季那達慕，那是她第一次踏上草原，第一次拿起鏡頭拍攝自己的民族。

皚皚的白雪覆蓋着茫茫的草原，極目遠方，與天相連，草原的冬天變成了童話的世界，和五顏六色的春夏秋冬相比草原純潔無瑕，蔚為壯觀。蒼天與大地為舞台，牧人與駿馬是主角，摔跤、射箭、賽馬是傳統節目——那達慕。蒙古人的狂歡節，在攝氏零下三十多度的草原上，牧人們神勇無畏、矯健頑強，彰顯了蒙古民族的偉大，濃縮了草原文化的精髓。那種震撼，強烈地撞擊着格日樂，她拿起鏡頭，從此一發不可收拾……

此後每年的夏季冬季，格日樂都不畏嚴寒酷暑，要到草原采風。每一次踏上草原，她就都像個重投母親懷抱的孩子，對着母親深呼吸，貪婪的吸取母親給與她的靈氣和力量。一拿起鏡頭拍攝，就全身充滿力量，感覺自己是個遠古的蒙古騎士，勇猛無比，無所畏懼！

蒼穹與曠野一次又一次的撞擊，逐漸轉化成一種格日樂血緣裡的呼喚：鎖定草原、立足草原，為草原定格美的瞬間！

」）。陰曆歲首借用「春節」名後，其辭舊迎新的內涵又融入了迎春元素。且因節氣之「立春」也處於廣義的「過」年期間，立春習俗也多「混淆」到春節中。

甲寅可謂中國歷史上第一個「春節」。京城街頭賣對聯的老秀才也隨即把橫批「一元復始」改成「五夜迎春」「萬象皆春」。原來立春日「咬春」的春餅、春卷，也演變成北京的春節小吃。正月初一穿戴整齊出門「走春」，則來自立春的郊外踏青。

「看看影戲，賀賀新禧，看看《空谷蘭》，運道立刻來。」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三日丙寅新春，上海中央大戲院年初一上映明星公司新片《空谷蘭》作開台戲，包天笑編劇、新星胡蝶出演。海報上這幾句廣告詞，顯示出這部以「團圓」結局的連本家庭倫理情節劇成了典型的賀歲片。

由春節劇場演出傳統年戲發展而來的看中外電影，成為這一時期大城市的春節新民俗。「全球馳名滑稽大王」查爾斯·卓別林去年底拍竣的「生平第一傑作滑稽喜劇」，號稱「長一萬尺，全十大本」的《淘金記》（The Gold Rush），也特意選擇這年春節在中國首映。

有意思的是，這部以流浪漢查理既成為大富翁又抱得美人歸為結局的喜劇，不僅同樣順應國人大團圓的年節心理，還特意為適應春節檔期放映，起了個吉祥如意的中国片名《財運亨通》。上海大戲院廣告稱，「……中國古話說，和氣生財，諸君看見這本喜劇，定然呵呵大笑，歡天喜地，一團和氣，今年的財運一定亨通。」影片中煮食皮靴、小包面舞、查理變火雞等忍俊不禁的鏡頭，成為那一代人丙寅新春的標誌記憶。

而在江浙鄉間，晚清時期盲藝人「唱新聞」——來自城市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，也延續至今，成為獨特的鄉間年景。

「戰友們，回到前線去，守土是我們的本分，戰場是我們的家。」二十世紀第四度寅虎（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一日，戊寅，民國二十七年）蒞臨人間，正值抗日戰爭「防禦階段」，田漢發出這樣的吶喊。

節前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，日軍佔領南京，發生了慘絕人寰的「南京大屠殺」。大公報大年初一發表頭條社評《春節念受難同胞》說，「今天是春節，我們在後方的人們想一想，我們幾千萬在敵軍佔領區內的男女同胞，今天在什麼境遇！……除過暴匪未到的鄉村以外，都焦土化，枯骨化，奴隸化了！」

當年因故一度滯留南京的美國《芝加哥每日新聞報》記者司迪爾，用「地獄般的四天」，形容南京城「圍城」與「陷落」後的見聞。

同樣淪陷的無錫、常熟，那年初一馬路上也沒有人敢出門「走方」接神，「因為無論朝哪一方走，碰上的都是魔鬼」。

著名民俗學家鍾敬文述及抗戰以後中國社會的「歲末年頭」說，「舊時那種安詳的、莊嚴的、甚至於神秘的新年的情景，即使在怎樣偏僻的小市鎮或小村落裡，也不容易完全保留了。」

「人民隊伍，過黃河渡長江，逾嶺出塞，所向無敵；解放陣容，轉乾坤驚天地，排山倒海，當鋒者靡」。一九五零年二月十七日，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春節（庚寅），被一隻精神抖擻的寅虎引領人間。濟南鐵路局職工寫出這樣一副長聯贈給駐地解放軍。

「三陽啓泰，五星聚奎」、「春欣回大地，人慶作新民」、「將革命進行到底，把國家建設成功」。更多見證新國新民新氣象的大紅春聯成為這年鮮明的記憶。（上）

李忠國

花！」「松柏枝兒來，芝麻秸兒！」「綢花兒來，紅石榴花兒！」

細心的人家還準確計算出要保證水仙正月開花所需的時間，在臘八前後將買來的水仙根塊挖好入水。

「山限壤隔，民不染他俗」的徽商故里徽州，初一早上還保留着全家吃早茶、品嘗利市麵，謂之「常常利市」的傳統。早茶每人兩杯，先苦後甜，意在苦盡甘來；利市麵嘗嘗即可，意在「長長利市」。

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再逢寅虎（甲寅），已是中華民國三年。有收藏者在網上展示作於這年的彩壺殘片：畫面上一位高領長襖的少婦手扶長秤，為孩子秤體重，秤盤上的淘氣娃如盪鞦韆。背景是一道竹籬、幾枝梅花。這種正月初七（人日）「秤人」的過年習俗自古流傳——其不同往年的看點，是那幾枝梅花新添的「迎春」意義。

原來，陰曆正月初一的本意是「歲首」，借以除舊迎新、祛邪祈福。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為「期與世界各強國同進文明」改用陽曆，表示陰曆正月初一「歲首」意義的「元旦」之名讓給陽曆。民衆普遍難以適應，一九一三年北京（民國）政府內務部提議另以陰曆正月初一為「春節」以通俗便民。大總統批准後，一九一四年正式實行。

由於「春節」原本是二十四節氣之首「立春」的名稱（如宋人尤袤《全唐詩話·王起》「既遇春節，難阻良遊

天光（攝影）



格日樂

道他竟然已經八旬高齡。我有些猶豫，不知是不是該請他，不知他身體是否吃得消。想我的祖父也是他這個年齡，可是已經在家納福幾十年了，哪會到處給人打小工。可是湯姆非常熱愛工作，他告訴我，那天下午他要去幫一個表親打一個裝垃圾箱的小車，因為這位表親據說「什麼事都做不好」。第二天才八點多，我還沒去上班，他就興沖沖地上門來了。檢測了一番窗門，他說只需要把西窗外牆上的一條裂縫封上就好了。門框上的封閉條雖然略有一點殘缺，卻無大礙，只要敲敲嚴實就行。看着他慢慢地爬上爬下，興致勃勃的樣子，我也不好掃了他的興。他又變戲法似的掏出一塊正方形的小木塊，一面磨光打上了漆，另一面有一個小小的釘子。湯姆說這是剝煮熱雞蛋的好工具：只要煮蛋前，把木塊帶釘的那面抵住雞蛋的大頭，用調羹輕輕敲擊，小釘就會在雞蛋上打出一個小口，這樣煮熟的雞蛋會非常容易去皮。我有點懷疑，問他

「那用水煮時，雞蛋不會漏出來嗎？」「不會，」他說，「大頭和蛋清蛋黃之間本來就有空間，孵蛋時那是小雞呼吸的地方。」又長見識了，誰讓我從小是都市人，四體不動，五穀不分呢。下午回家，湯姆已經在西窗外釘了一轉細木條，漆上米色漆，又用填料密密地封上了原來那條裂縫。見到我，他很自豪地說他特地挑了和房子本色相配的油漆。我一打量，確實覺得挺細，粗看根本不會注意到多出來的木條。第二天湯姆來送帳單，不算材料，四小時工作他才收三十塊錢，實在是要價太低了：須知這裡的人工很貴，上次鋸掉一棵樹就花了我九百元。臨走，湯姆又拿出一個三寸見方的綠色塑料小筐，裡頭是紅得像瑪瑙似的滿滿一筐覆盆子(raspberry)。「我今天剛從院子裡採的，給你嘗嘗新，」他說。

（《小鎮人物誌》之二）

劉開生

「國寶級」的烹飪大師，從事烹飪六十餘載，先後曾為國家外事部門設計、製作國宴榮膺。他先後為東埔寨西哈努克親王、英國伊莉沙白二世女王、美國總統克林頓、俄羅斯總統葉利欽、日本明仁天皇等國家元首做過菜。其傳奇的廚師生涯已被載入《世界名人大典》。

順德市是粵菜的發源地。早在十八世紀末，鳳城（順德市稱）廚師就技技出外闖世界。他們到廣州、香港、澳門以及新加坡、法國、美國和非洲等地開餐館。香港茶居商會主席「茶樓大王」梁澄川和現任香港飲食業東主協會主席唯靈都是順德人。香港現在的「十大名廚」，其中兩位是順德人。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，不少順德廚師移居香港。據資料記載，當時晚上七時後，在中環和上環幾條橫街的店戶兩旁，擺食桌數張，開爐炒菜，盡是順德風味。鏹氣夠，味道好，為大酒家所不及，而取價又廉，一般人尤喜前往消夜。

順德廚師善於博取衆長，推陳出新，烹飪海鮮和蒸炒各種菜餚，以風味清淡、香脆馳名海內外。體現了順德烹飪文化的豐富內涵。



藍田縣烹飪文化源遠流長，名廚輩出。清末八國聯軍進犯北京時，慈禧逃至西安，知府施昭祥推薦藍田人李松山為其御廚。李京製了「金邊白菜」等十道菜餚，味道鮮美，香醇撲鼻，深受慈禧賞識。慈禧遂令李為行宮御廚。辛丑年四月初八佛爺誕辰日，住在西安南院門的慈禧下令百官祝壽。藍田籍名廚侯治榮製作的「五鳳捧壽」、「八仙過海」、「嫦娥奔月」、「泡油糕」令慈禧讚不絕口。之後，各地官吏紛紛聘請藍田廚師執廚，並以此為榮。當時社會上流傳着這樣一句口頭禪：「要找藍田鄉黨，當小衙門廚房」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西安市政府首次命名「十三名烹飪師」中，藍田籍廚師就有七名；一九七八年，陝西省政府授予的十名「特級廚師」，其中四人籍貫藍田。目前，約數萬名藍田廚師正活躍在海內外各地，形成了獨特的飲食文化現象。

續溪縣民風淳和敦樸，山珍野味有野兔、野鴨、山雞、鱖魚、甲魚、香菇、竹筍等，烹調食材十分豐富。京調擅長燒、燉、蒸、炒、重油、重色、重火功，突出色、香、味。明、清兩代，徽商稱雄中國商界數百年。當時上海、南京、蘇州等地有二百多家徽菜餐廳，廚師都是續溪人。徽菜館林立，徽菜名震十里洋場。最大的菜館叫「第一春菜館」，十六間門面，百餘張餐桌，全套紅木傢具。夜市筵席上，十幾把胡琴唱堂會，居上賓徽菜館之首。解放後，續溪人在武漢開辦的大中華酒樓，日經營魚類菜達一百零三種。

該店名廚邵在維、邵觀茂曾為毛澤東種心烹調過「武昌魚」等魚中珍饈。毛澤東「才飲長沙水，又食武昌魚」的詩句，便是對這一美事的真實記述。

中國「廚師之鄉」

抱怨的藝術

陳誌龍

年前，內地智聯招聘發布了一項調查報告，他們抽樣調查了五千餘名職場中人，結果顯示其中六成每天都抱怨，抱怨次數在一到五次之間。

從成功學角度看，抱怨待遇不好、公司不行、同事差勁……這些行為都是幼稚的、錯誤的，必將影響自己的職場前途。經過二十多年這類職場理論的薰陶，我們發現絕大多數人都成熟了，都知道為了錦繡前程，怎樣「規範」自己的行為。然而同時，人們又悲哀地發現，職場之中有心理疾病者不斷增加，甚至英年早逝者也越來越多。大家這才領悟到人在職場，成功不是唯一目標，如果憋屈半輩子，最後熬成了「已故職場精英」，那就得不償失了。

國外專家早就研究出了女性之所以壽命長於男性的原因，其中之一就是善於抱怨，在抱怨中釋放出壓力和不良情緒，所以心理平衡狀態較好。男性處於自身社會角色的壓力之下，不得不長期壓抑自己，譬如不敢經常抱怨，擔心被視為「娘娘腔」，結果就像一味以築壩堵水，最終往往會有崩潰的一刻。智聯招聘調查報告中的六成抱怨者中，相信女性肯定大多於男性。

怎樣兼顧健康與前程？在「抱怨」問題上，世人應該注意場合、對象。在自己工作單位盡量不要抱怨，不管這種抱怨有沒有道理，起碼影響隊伍的士氣。所以，出於職業道德考慮，也不該在同事之間製造「怨氣」。何況自己的抱怨很容易被作為「小報告」被上司知道，於己也有害。

人們其實可以在業餘時間，對自己的朋友抱怨，這樣起碼比較安全。有些「專家」認為對朋友抱怨會討人厭，讓自己漸漸被朋友疏遠。這種看法實際上很膚淺，一來抱怨是相互的，雙方互為傾聽者，互有傾訴需求，所以可以達到平衡。二來抱怨並非都會讓聽者討厭，譬如公務員朋友抱怨自己的工作沒意思，外資企業白領抱怨身體垮了……這種抱怨往往會讓羨慕他們職業的聽眾產生愉悅感。當然，這種愉悅感是一種正常心理現象，不必用「不道德」的大帽子譴責之，畢竟聖賢只是極個別的特殊人類。

除了場合、對象，還應該控制抱怨規模。務必不要上癮，以免影響工作情緒，假如實在覺得工作環境難以忍受，在沒有餓飯之憂的前提下，還是果斷辭職，另謀高就。



走過了九曲十八彎，央視虎年春晚終於揭開了神秘面紗。不料，晚會前媒體炒得很火的三個「亮點」——天后王菲復出，小虎隊重聚，趙家班的小品《捐助》，一一亮相後，換來的卻是觀眾的搖頭。

王菲復出，原本只是為了滿足歌迷們「總算看到王菲又出來啦」的願望，唱得如何，是個次要的問題。所唱《傳奇》本非高傳唱度的歌曲，整個節目不精彩不足為怪。並非歌迷的觀眾搖頭，盡在意料之中。小虎隊重聚，雖然三首經典老歌唱得頗為投入，能夠勾起七〇後們的記憶，滿足重睹小虎隊風采的願望，但歲月不饒人——青春不再的面容、略顯走形的身材、並無特別亮色的演出，即便虎迷們不心生「英雄老矣」之憾，觀眾們大失所望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惟獨趙本山挨批，我看可以引起普遍的共鳴。

從媒體報道看，趙本山挨批主要是因為《捐助》的演出存在三個瑕疵：一是認為在《捐助》演出中，小瀋陽毫無亮點，不但表演平平，也沒有讓觀眾記憶深刻的台詞；趙本山的其他幾個徒弟，除了偶爾有幾個包袱外，也基本沒有去年小瀋陽的表演；小品的名字叫《捐款》也名不符實，應該乾脆改為《搶募捐》；小品演出中大量植入廣告，更是令人反感，這表明趙

本山「心思光在掙錢」。

但我看，趙本山挨批，更在趙本山辜負了觀眾的期待。其一，牛氣哄哄的趙本山，一聲聲稱小瀋陽「先不上」，一會又說小瀋陽「真可以上」，一會又稱硬拽小瀋陽上春晚是「為了堵大家的嘴」，甚至狂言「反正好看不好看大家都得看」，儼然一副「捨我其誰」的腔調。而今演出下來，雖然「總體保持了以往的水準」，但卻「不夠出彩」，「未取得預期的熱度」，這能不讓觀眾越想越反感？

其二，趙本山為將小瀋陽拽進春晚，不惜修改劇本，將原版的記者角色「一分為二」。結果，扛攝像機的記者，基本屬於「啞巴演員」，成為一個多餘的花瓶擺設。而小瀋陽扮演電視編導，雖然不再娘娘腔，也不再穿蘇格蘭裙褲，但在改變風格的同時，卻也失去了本來的個人特色，在演出中毫無可圈可點之處。這即便不是頭腦發熱的決策失誤，也多少顯出趙本山自私的一面——為趙家班的利益，竟然置觀眾的需求於度外。

其三，趙本山為刻意捧紅另一個徒弟，情願退居二線，在旁邊做「捧」的角兒。儘管，從春晚現場看，王小利的演出不算差，委實將一位一肚子委屈的農村大爺演繹得入木三分。但是，過於土俗的扮相，一口吐詞不清的方言，讓趙本山這位「親家」沒有如願地大放光彩。聯想到小品中過多植入生硬廣告，不禁讓人心生疑問：趙本山此前發出「王小利今年能火」的預言，究竟是為培養接班人，還是利令智昏為圖再養一隻下金蛋的雞？

然而，春晚畢竟不是趙家班的大劇院。全球觀眾都看到，現場直播趙家班小品時，鏡頭切換到一位女觀眾正打哈欠。這或許從一個側面表達了觀眾的態度：趙本山挨批，一點不冤。在春晚舞台出現了十九年的趙本山，可別為功利心太強而失去本色，失去觀眾！



馮進

小工(handyman)

湯姆過去為我校工作，是個資深木匠。可是他也會油漆，懂機械和電工，是個能幹的小工(handyman)。第一次見到他，他就驕傲地告訴我：「我是一九二五年生的」。老年人和孩子在這方面是一樣的，對他們來說，每長一歲都是極有意義的一個重大勝利，反而是夾在當中的青年和中年人老要哀嘆光陰似箭，緊張自己是否又長出了一條魚尾紋。和湯姆相識純屬偶然。自從本地能源公司來檢查過我們的用電用水取暖製冷裝置之後，我就想找個人把門窗的間隙封閉一下，加強房子的密封性。去問為我除草鏟雪的當地老人羅素，他介紹了湯姆。初次和他通電話，我察覺到對方似乎上了年紀，有點重聽。等見面，只見他身材瘦小，面頰像風乾的核桃仁一樣滿是皺紋。不過氣色還不錯，目光也很有神。一聊，才知